

百年图景 绚丽人生

小说笔法 史诗风格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卷三

扬子百年记

大脚

潮

本卷以辛亥革命至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为背景，在三个家族的历史巨变中，着重描写了以革命党人张建昌、姚永强等大脚沙岛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在辛亥革命中奋不顾身地参加光复上海和南京之役，辛亥革命失败后，投身到“五四”运动的巨流中去，并开始被社会主义新思潮所吸引。小说刻画了孙中山、张謇等重要历史人物。

扬子百年记

卷三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年图景
绚丽人生
说笔法
史诗风格

大脚
潮

谨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长江
口为中华崛起而负重奋进的几代
沙地人！

内 容 提 要

本卷以辛亥革命至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为背景，在三个家族的历史巨变中，着重描写了以革命党人张建昌、姚永强等大脚沙岛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在辛亥革命中奋不顾身地参加光复上海和南京之役，辛亥革命失败后，投身到“五四”运动的巨流中去，并开始被社会主义新思潮所吸引。小说还刻画了孙中山、张謇等重要历史人物。

处暑节气虽然过了，天气却还有点闷热。知了在树窝里不时鸣叫着。趴在树底下歇息的狗们，依然像在伏天那样，伸出舌头，局促地排散热气。它们见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过，也懒得起身吠叫几声。

这个挑担子的中年男人，头戴破凉帽，裤脚管一高一低，沿着埭路，慢吞吞地悠荡着，嘴里时断时续地喊着他自己编的“补镬经”。

大脚沙岛的种田人祖祖辈辈把锅子称为“镬子”，认为“锅子”是有身份、有文化的人说的斯文话。

此刻，只听得那个挑担子的补镬人孟铁头，像唱山歌似的喊着：“呃，镬子要补哦？泥涂灶上的小镬子，两眼灶上的中镬子，三眼灶上的大镬子，统统好补的。小洞勿补，大洞吃苦，挨过初一，挨不过十五。”

稍顷，又喊：“呃，坏碗要补哦？毛塔碗，蓝花碗，大海碗，统统好补。早补早用，勿补唔用。”

稍顷，再喊：“呃，缸髹裂缝要补哦？水缸，酱缸，腌芥缸，统统好补。卷边夜壶（尿壶）漏了，也能补的。”

这个孟铁头是大脚沙岛上那个抬鹰捕鸟的孟老山的孙子。孟老山死后，没留下家业，孟铁头靠种田兼做补镬营生过日子。孟铁头生性爱说笑，刚才他喊的“卷边夜壶漏了也能补”，完全是插科打诨的自娱自乐。

沙岛民众中不乏开心人，他们也喜欢和孟铁头逗笑。

“喂，孟铁头！我家一只粪坑漏了，你能补哦？”一个种田人问。

孟铁头站定下来，搭讪说：“你用烧菜铲刀把坑砂铲干净，我好补的。”

对方骂了一句：“你这个吃活食（讨便宜）鬼！”

孟铁头没精打采地往前走。

“喂，补镬子的！我家有两只镬子要补。”一个老汉在招呼。

孟铁头来到老汉的场心里，放下担子，向老汉借一只小矮凳坐下来，摘下破凉帽当作扇子扇风取凉。

老汉拿出两口破镬来，“你数数要打几个补丁，一个补丁几个铜？”

孟铁头举起镬子对着太阳光照了照，“老伯伯，两只镬子要补两只‘肉百脚’（当地称蜈蚣为百脚），总共十个补丁，每个补丁三个小铜钿。”

“两只‘肉百脚’补一补，你要三十个小铜钿，太贵，我勿补了。”老汉要取回破镬子。

孟铁头挡住，说：“我让你五个小铜钿，可以了吧？”

“还是太贵。”

“那你说，给多少？”

“碰足十个小铜钿。”

“卵话！你叫我喝西北风呀？”孟铁头真的挑起担子走了。

“喂，十五个行了吧？”老汉喊住孟铁头。

孟铁头回转头黑脸，“十八个！缺一只边也勿补！”

老汉甘认吃亏，说：“好好，就挑挑你（给好处）。”

孟铁头回到场心，架风箱，用稻草饼引火，铲些碎煤，拉起风箱来。然后用铁钳把一只小酒盅似的小坩埚放到煤火中，再将碎铁片投入小坩埚。不一会儿，铁片化成铁水。这时，他用一只比扒耳屎的“扒子”略大些的舀子舀出铁水，往破镬子的破洞里倒，随即用布塞子往下一压，只听见刺啦一声，布塞子冒出一缕青烟，一个补丁就算完成了。如是，十个补丁补完。

老汉拿出两个铜板给孟铁头。

这种铜板，大前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由广州开铸，去年各省也跟着开铸，投入流通。铜板与制钱（大脚人把制钱叫做小铜铤）的比价为一比十。按照这个比价，孟铁头挖出两个小铜铤找给了老汉。

老汉只收一个小铜铤，说：“热天热色，难为你。”

“谢谢老伯伯了。”

趁孟铁头收回工具时，老汉解释说：“勿是我老伯伯小气，一个两个小铜铤还和你争，实在是老百姓日子过得太惨。年景勿好，收成秋（差）。官府在老百姓头上搜刮捐税太凶了！这是个什么世道。”

孟铁头接口说：“旧年房捐我还没有交清，官府又要来收今年的房捐了。”说罢，挑起挑子走了。

去哪里？东保几只埭都喊过了，现在去西保北埭，说不定能揽到一些生意。

孟铁头晓得，富人家镬子坏了，碗盏裂缝就丢掉了，只有穷苦人家才舍不得把破镬子、破碗丢掉。所以他每走过富户宅前，步子加快，更不喊补镬经。

张家祠堂附近有不少穷户。孟铁头快到祠堂时，便大声喊起补镬经来。因为见到田野里有几个女客在劳作，他的骨头有点轻，于是把喊惯的补镬经改了改。

“呃，那边几位大小姐、老阿嫂，你们屋里有坏镬子、坏碗、坏缸甕要补哦？我补过的物事，包你一年勿坏，一年之内如果坏了，我再补就勿收铜钿。我说到做到，如果吹半句牛皮，老天爷罚我小舌头上长一只拳头大的毒疔嘞！”

女客们哧哧哧笑，没理他。

对面走来个兔唇嘴。此人姓姚，名懋大，是老兔唇嘴姚撼的孙子，孤寡一人，眼下姘了个寡妇。他用不关风的豁嘴问：“补镬子的，我的一把狗屎扒子坏了，你补勿补？”

懋大说的是真话。他的祖父、父亲都是拾狗屎的赤贫户，两代人先后去世后，懋大种姚家仓两亩租地，歪料不够，一到寒天，便挑着狗屎达（畚箕似的东西）出去拾狗屎。

孟铁头半真不假地说：“狗屎扒子勿好补的。你嘴唇上那个豁口我倒可以补的。”

懋大还击说：“撒你的尿去！”

孟铁头来到张家祠堂门口，对着正在打草鞋的看祠堂老汉张文汀问：“有破镬子补哦？”

张文汀老汉好像没听见。

孟铁头又问一句，仍无反应，正要抬脚走时，庆静庵的两个尼姑走过来。他问她们：“两位师父，有坏镬坏碗补哦？”

两个尼姑一见满脸乌黑的补镬子人，快快从旁走过，惟恐避之而不及。

孟铁头抬脚往祠堂西山头的一长埭破草屋走去。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家。他知道，这里住着张氏家族的五个穷出了名的贫户，大房张炳山、二房张炳云、三房张炳牛、四房张炳马、五房张炳羊。这“炳”字辈五弟兄都先后去世，现在住的是“文”字辈五个弟兄，他们五家总有破物事要补的。

果然，五房里的田老太太招呼孟铁头说：“这位后生，我有一只毛塔碗裂了缝，给补补。”

这位田老太太，学名田小娘，在大脚岛上很有点名气。五十年前，江苏闹长毛时，太仓州办团练，当时三十几岁的田小娘为挣一份饭食补贴，和二嫂（二房张炳云之妻）赵大脚一起报名当女团练。恰好，本宗族的张炳华出任太仓州团练帮办。张炳华见两位堂弟媳日子过得太惨，便批准了她们的要求。一次，在大脚沙岛的沙滩上举行团练比武，田小娘以机智的动作斗败了五大三粗的麻脸赵大脚。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沙岛上流传，而且还被大脚书院老塾师姚志刚老先生写进了大脚沙志。如今，田老太太八十八岁了，她的四个老妯娌都已不在了，而她还耳不聋，眼不花，牙齿能咬动炒蚕豆。她的儿子张文咩、儿媳宗氏要她和小辈一起过，但她不肯，仍然单独起伙，说是这样可以自由自在些。说起儿子张文咩这个名字，也有故事。文咩生下来后，其父张炳羊给儿子取名文福，意思是将来能过享福的日子。田小娘不同意，说：“我们世代代穷，还指望享福哩！”张炳羊问她：“那你给儿子取个啥名？”田小娘说：“你传子嘛，你叫炳羊，儿子就叫文咩。”张炳羊问：“咩是啥意思？”田小娘当场做了一声羊叫：“咩囍囍——”张炳羊大笑，说：“这个名字有传代的意思，好透了！”当时张炳羊的父亲、绰号叫“月点灯”的张春林还在世，一听五房里生的男小信被五儿媳取名“咩囍囍”，也禁不住笑眯了老眼，啧啧道：“嗯，像个穷人家的小信名字。”等文咩长大了，寻了娘子，岛上的穷乡邻还常叫他“咩囍囍”。

此刻，田老太太把一只只有裂缝的毛塔碗交给了孟铁头。

这补碗手艺不比补镬子，用不着拉风箱、化铁水，只要用小巧的杆钻在碗上钻几个小眼。孟铁头操起小杆钻，灵巧地钻起眼来，只听得“嗤古——嗤古”地响。所以沙岛上有一句歇后语：“江西人补碗——自（嗤）顾（古）自（嗤）。”孟铁头虽不是江西人，但岛上人晓得，这补碗手艺是从江西传过来的。

田老太太的这只破碗共钻六个小眼，孟铁头用了三只两爪小

钉按入小眼，再用小锤敲平钉尖，再用锉刀、油石打磨一番，嵌了点石膏，把碗还给主人，说：“老太太，用手撸撸，看滑勿滑。”

田老太太撸撸补丁，说：“滑爽的，舔碗勿会伤了舌头的。——这位后生，三只钉几钿？”

“六个小铜钿。”

田老太太付了钱，还拿出一块不比孟铁头的脸白的揩面布，叫后生揩脸，说：“看你面孔赤黑乌油，女客们见了要笑你的。”

孟铁头拿过揩面布一看，笑着说：“老太太，这块揩面布用镬钹染过的吧？”

田老太太抱歉地说：“买勿起石碱呀。”

为不辜负田老太太好心，孟铁头拿起那块布揩了揩脸，不过禁不住说了句开心话：“我这面孔越揩越黑了。”

这时，二房张文田的妻子焦氏拿过来一只二号缸头叫孟铁头补，并问：“三个小铜钿能补吧？”

孟铁头看看缸头的裂缝，说：“最少得五个小铜钿。”

焦氏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家里就剩下三个小铜钿，欠你两个下次还。”

孟铁头点点头，接过缸头，操起杆钻，嗤古起来。

“二婶娘，看，乡丁来了！”三房张文翬的儿子张建彝，有些慌张地对二房焦氏说。

焦氏抬头一望，果然姚竹竿领着杨保长和两名背洋枪的乡丁朝祠堂西山头走来了。

“一定是催收房捐！”张建彝猜说。

焦氏害怕地朝屋里的男人们喊：“姚竹竿领兵来收捐了，勿得了啦！”

大房张文通、二房张文田、三房张文翬、五房张文咩正好在家做杂事，听到焦氏惊喊，都伸头往外张望。四房张文农在上海

轮船码头做杠棒工，不在家，他的妻子赵氏听到二嫂报警，也心慌地伸头往外看。

大房张文通个头虽矮，身子结棍得像条牛。十几年前，他在上海江湾洋人建筑工地做过派工的小工头，见过洋人白领，还见过火车，是个有点见识的人。他的脾气有点像他的父亲张炳山，对恶势力不买账，因此有时不免吃亏。此刻，他对文田、文翠、文咩和四房的赵氏说：“你们勿要怕，我们交勿出房捐，姚竹竿能把我们的房子扒倒了？！”

三房文翠的脾气和他的名字一样，说起话来总是带棱带角，一副“翠呱呱”的腔调，生来就像爱和人争斗似的。他对文通说：“姚竹竿来逼捐，我怕伊一只卵！”

赵氏和她的男人文农一样有点怕事，小声提醒文通、文翠说：“和姚竹竿说话还是软串点好，免得出事。”

正在给焦氏补缸头的孟铁头，怕碰见姚竹竿时被勒令交清两年的房捐，心里发慌，把破缸头还给焦氏时，一个手脱笋，“咣唧”一声，缸头掉在地上摔成了几片。他连忙向焦氏说声“改日赔你一只新的”，慌忙挑起担子，抬脚便走，可又不当心踢着了一只腌咸瓜的小缸头，合扑一跤，担子上装着的风箱翻倒在一边，那只化铁水用的泥炉像西瓜一样在地上直滚。来不及收拾了，他爬起来挑着空担穿过场心，贴着草屋西山头的芦笆墙，像被猎狗追赶的兔子，落荒向海堤方向逃隐。

这时，姚竹竿领的人来到张家的场心里。身穿绸衫、手拄时髦手杖的姚竹竿，咄咄逼人地说：“你们五家都听着！去年和今年的房捐都得交清，不准拖欠！”

这个姚竹竿，是已故六品千总官姚志飞的孙子，名叫姚光茂，今年接替父亲姚守虎，当了大脚乡乡长。因为他像老太公姚尚正那样长着一副马长脸，门牙也长，身材又高大又瘦，老百姓说他像竹竿上挂长袍，所以背后给他取了个“姚竹竿”的绰号。

跟随姚竹竿来催捐的西保杨保长，是个唯唯诺诺的种田人。他向张氏弟兄解释说：“县衙催得紧，姚乡长百忙中亲自来登门，各家爽爽快快地把房捐交清就没事了。”

这时，文通、文田、文翠、文咩四弟兄及张建火、张建彝两个青年，还有毛氏、焦氏、曹氏、赵氏、宗氏五妯娌，站成半弧圈，围着姚竹竿等四个人。

张文翠先开腔，对杨保长说：“杨保长，你说的是废话！我们手里有钱还能勿交呀！”

杨保长被“翠囡囡”顶了一句，鼻子一嗅一嗅未予反击。

姚竹竿板着脸喝文翠说：“张文翠！你有屁到山头边去放！你快回屋去拿钱交捐！”

“要捐没有，要人有一个！”文翠又翠了一句。

姚竹竿耐着性子暂不发作，他摘下墨镜，以仇视的目光逼着张文通，他要看看这个长毛的后代是不是识相。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，今天他就是寻张文通的“吼势”（找茬儿）来的。因为姚家和张文通的父亲张炳山有血仇。鸦片战争时，张炳山在吴淞炮台当什长，与来犯的英军血战后退出台，在南撤的路上遇到了当汉奸的姚志舟，在哨长刘万的命令下，他举起大伯公、二品总兵张春龙留给他的宝剑，刺死了姚志舟。后来，因种种原因，张炳山在京口（镇江）加入了太平军，奉命潜入通州、海门地面联络那边的农民起来造反，策应太仓一带的太平军。后因太平军叛徒告密，张炳山被时任绿营狼山镇步军千总官的姚志飞捕获，被姚志飞斩首于通州军山。这样的血仇，姚光茂担任乡长后，岂会忘记。

张文通同样记住这笔血账。他自恃张氏宗族出过总兵张春龙，又有五品官张炳华至今还活在沙岛上，论张、姚两族的势力，张族要盖过姚族。因此，他心里并不见姚竹竿怕。他昂起头来，以眼还眼地逼视着高过于他两个头的姚竹竿：“请问，这草

屋是我家自己砌的，为啥要收捐？”

姚竹竿冷笑说：“亏你还闯荡过上海滩，我看你连三岁小儿都不如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是中国人，国家要百姓尽责，你怎可以不尽？！再，你放明白点，国家收的是房租，不是收房租！”

张文通气愤地问姚竹竿：“我两间破草屋，一年要交二百文房租，这是官府的规定，还是乡里定的规矩？”

这可击中了姚竹竿的要害。照一般规定，两间破草屋一年只须纳一百二十文，顶多一百五十文。卡员出身的姚光茂，心黑如炭，只要向每户多收五十文，岛上千户人家，他岂不发了一大笔横财？！

姚光茂一听，恼羞成怒，举起手杖，指着张文通的鼻子尖，呵斥说：“你胆敢诬陷本乡长浮收，你是要学你长毛老子造官府反呀？——来呀！把他捆起来！”

两名乡丁上来捆张文通。张文通反抗着不让捆。

张文翬气愤不过，死命推开乡丁。

文翬之子张建彝跳到姚光茂面前，说：“岛上交不起房租的人家多得很，你们为啥捉我们家的人？”

姚光茂揪住张建彝的衣领，喝道：“乳毛未干，你也想造反？！当心你肩头上那把‘炖粥壶’（脑袋）！”训斥到这里，狠劲一推，使张建彝踉踉跄跄后跌了三四步。

张文田、张文翬、张文咩和张建火围住姚光茂，晃着膀子，都想揍他。

“勿能胡来！”杨保长喝住张家两代人。

这时，又赶来几名乡丁。其中一个还向天空开了一枪，警告说：“谁要造反，当心吃炮子！”

怕事情闹大会出人命，焦氏、曹氏、赵氏、宗氏都来拉张氏弟兄，嘁嘁喳喳地劝说：“进屋去！快进屋去！有话慢慢说。”

已被乡丁五花大绑的张文通，大声嚷着：“我跟他们去乡公所，看他们能咬我的卵！”

二

张文通被姚竹竿指使乡丁押走之后，其妻毛阿玉慌得有些六神无主了。这个说上海话的跛脚女人担心文通被乡丁打伤，打伤了没钱医，更担心他被押到县衙门坐班房，哪天能放回来。

这毛阿玉的娘家在吴淞，她和张文通成婚还有段故事呢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守寡多年的她，在一次去建筑工地兜揽洗衣时，认识了张文通。张文通把几件汗臭至极的脏衣服让她洗，洗一件的工价为二文钱。洗的回数多了，张文通知道她是个寡妇，便起了白相她的邪念。毛阿玉旁敲侧击打听到张文通二十九岁了还未结过婚，其父母都已亡故，于是有了委身于他的想法。一天黄昏，张文通去她那里取洗好的衣服时，恰逢下大雨，毛阿玉说：“雨这样大，就在这里歇，明早去工地吧。”这正是张文通求之不得的。就这样，两人便姘上了。张文通每星期去她那里过夜一次，付她一百文。次年，毛阿玉生了个男孩，张文通给男孩取名建火。既有了孩子，毛阿玉提出和张文通正式结婚，张文通犹犹豫豫没有答应。他心里对毛阿玉有几个嫌：一嫌她年纪比自己大四岁，二嫌她是跛子，三嫌她脸上长了一大块斑。作为姘头玩玩可以，作为夫妻他有点不愿意。这时，毛阿玉的一位堂兄知道了这件事，便来威胁张文通说：“你是无赖，把我堂妹肚子弄大，我堂妹给你生了儿子，你还不要结婚，不结婚可以，你必须拿出二百两银子扶养你的儿子！”张文通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，于是在工友们相劝下，和毛阿玉成了婚。婚后，夫妻感情日笃。过了几年，毛阿玉又生一个男孩取名建冲。这样，张文通

一人做工，养活一家四口人不敷出，便把毛阿玉和两个孩子送回大脚沙岛，租了四亩田，由毛阿玉种，两个孩子请小婶娘——田小娘照应照应，自己仍到江湾做工。五年前，二十一岁的小儿子张建冲去上海做工，张文通年纪大了，就回到岛上和老娘子一起做做田里生活。

这些年来，毛阿玉遇有难处，总要向老长辈田小娘诉说，请给出主意。现在文通被押走了，她慌神地对田小娘说：“小婶娘，阿拉是女流之辈，叫啥人去保文通出来呀？”

田小娘年事虽高，脑子却还清醒。她想了想，宅上“文”字辈弟兄，除文通稍能干外，文田也曾去上海做过工，见过世面，但口才不好，说不来话；而文翠说起话来总是犟头犟脑，人缘不好；比来比去，还是自己的儿子文咩办事稳当些。于是说：“阿玉，你勿要太急，我叫文咩拿拿主意。”

这时，文田、文翠、文咩都走到田老太太身边来商量怎么办。刚七嘴八舌议论时，姚雷奔来打听张文通被押走是为了什么事。紧接着孟铁头走了来拿风箱和泥炉，他见大家在议论，也就站在一边听听。

文咩把文通被押走的经过向姚雷说了说。

姚雷是姚锋的儿子，秉承了祖父姚林、父亲姚锋的火爆性子。一听文咩说完，当场撸着袖子嚷说：“这姚竹竿欺压穷人比虎狼还凶！勿交房捐的人家多着哩，为哈独独要捉文通伯？这明明是挟私报复嘛！”

姚雷同情和声援张文通，也是历史形成的。咸丰年间闹长毛那阵子，姚林和张炳云一起到镇洋种荒田。太平军失败，姚林和张炳云被官府追究长毛案，姚林差一点被砍脑袋。姚雷的伯伯姚武也因长毛案逃到上海洋人租界，后来被人贩子卖到秘鲁至今无音信。就生活而言，姚雷和张文通同样是佃户，日子苦得过不下去，他们都仇恨姚家仓的姚守虎、姚光茂父子。

“姚竹竿挟私报复，这是秃头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！现在我们怎么取保文通呢？”文咩说。

姚雷说：“文咩伯，这取哈保？我们多去些人，找姚竹竿理论，就说交不起房租的人家有的是，乡里独独关押张文通，情理上说不过去，我们要求乡公所立即释放张文通！”

孟铁头听到这里，往前挤上一步说：“姚雷，这事你最好勿要介进去，你勿要忘记，当年为交租你父亲和姚家仓的账房打起来，后来你父亲勿是被关进监狱吃官司了？！”

姚雷说：“理在我们手上，怕他什么！”

孟铁头笑笑说：“这年头还讲哈理嘛，有钱有势就是理，到头来吃亏的是穷老百姓。”

张文咩顺着孟铁头的话茬说：“对的！一家做事一家当。姚雷不必出面，这事勿可以连累你的。”

文田说：“这事问问小婢娘，看怎么办？”说罢，目光移到田老太太身上，看老长辈怎么说。

田小娘老太太说：“家有家规，族有族长。文咩，你是勿是和文田、文翠一道去找张文远，让张文远出面向姚光茂要人？”

文田、文翠都说小婢娘的主意对。

文咩说：“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文远。”

六十九岁的张文远，十几年前就接替张炳华当了张氏宗族的族长。

几十年来，大脚沙岛上张氏宗族内部，一直以张春龙老总兵这一支为顶梁柱。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张氏宗族的族正（后称族长），一直由张春龙总兵的二弟张春彪担任。张春彪故世后，其长子张炳华卸官回籍，被族中人推选为族长。张炳华九十多岁时，因精力渐衰，提请宗族各支另举族长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宗族各支代表聚集在张氏祠堂开会，公举族长。各支都认定，新族长仍由张春龙、张春彪这一支的后

辈中产生，理由是，春龙、春彪这一支出过总兵、进士，能和沙岛上的姚氏宗族、刘氏宗族抗衡，保护张氏宗族不受欺凌。当议到春龙、春彪这一支当中的“文”字辈小弟兄时，各支代表把文远、文轩、文戎三个人的为人处事作了比较。文轩（张炳华之子）是个书生，生性懦弱，不大能理事。文戎（张炳贵之子，炳贵小妾皮秀姑所生）长年在上海做生意，一年回岛才几次，且年轻时吮头脑（浪荡），在宗族内缺威望，不宜做族长。而文远（张炳贵的长子，正房赵翠兰所生）人厚道，开布庄几十年，兼管田产也井井有条，在岛上和姚、刘两族的人说得上话，族长由他来当，很合适。这样，各支一致推举张文远当族长。至于张文江，各支认为就不考虑了，因为张文江是张春龙的义子张炳宝的儿子，不是张氏宗族的正宗血统。

新族长选出来后，宗族中的长者捋着白须芽叮嘱说：“文远，宗族各支信得过你，公举了你，你要像你的公公张春彪、你的大伯伯张炳华那样，公公道道为宗族办事，与姚、刘两族交往有理有节，讲和睦相处是对的，但不能受他们欺压，该争的你不能软。”张文远向长者们表示，一定记住长辈的叮嘱。

此刻，张文远在旧称总兵府的张家老宅的客厅里摇着芭蕉扇，躺在藤榻上，想着近十年来家族中接二连三地倒下了五六个老人。义伯母沈雅芬死后，大伯母白翠玲病死，母亲赵翠兰去世后，父亲张炳贵、姑妈张炳凤也都不在了。人生在世犹如做梦，谁也逃不脱这一关！眼目下，老太公张兆武手里建造的这座老宅，传到了我张文远手里，房子旧成这样，哪年能翻建呢？自己已经六十九岁，办这件大事已力不从心，这只有靠儿子建辉在将来哪年去操办……

张文远老人的脑子转悠到布庄上来。几年前，他把布庄交给了建辉。建辉还算争气的，没有使布庄蚀本，还多少赚到一些银子。自家的布庄在关东的土布市场上虽被上海的几家布庄倾轧得